

請掀開經本第三面第二行，「六度中，布施、捨也，若不捨，則不能離此界。眾生不肯捨，無觀照正智耳」。菩薩修行的綱領就是六度，六度第一就是布施。如果我們進一步的仔細去觀察，實在布施就能夠包含六度。因為六度是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進、禪定、般若。布施裡面有財布施、有法布施、有無畏布施，這是布施的三大類。除財布施之外，持戒、忍辱可以歸納為無畏布施，無畏是讓一切眾生身心得安穩，沒有畏懼、沒有恐怖，就是離開一切恐怖、畏懼，這一類就叫做無畏布施。為什麼說持戒是無畏布施？譬如我們舉個例子，這人受了五戒，你持不殺生戒，一切有情眾生看到你不會害怕，為什麼？你不會傷害他，你持戒了，所以他就離開恐怖。你持不偷盜戒，他的錢財被你看到了，他也很放心，「他不偷盜，他不會打我的主意」。這令眾生離開恐怖、離開畏懼，所以持戒是屬於無畏布施。同樣忍辱也一樣，我們在日常生活當中最容易犯的是口過，有意無意的批評人，我們常講，「說者無心，聽者有意」，從言語當中得罪人結下的冤仇，自古以來不知道有多少。如果這個人是修六度的，他是忍辱波羅蜜的，我們縱然言語得罪他也不要緊，他不會報復，他能夠忍辱，讓我們也能夠得身心安穩。所以這兩條都可以歸納在無畏布施。精進、禪定、般若都是屬於法布施。

由此可知，所謂菩薩行，從初發心一直到成佛，他修什麼？布施而已。正因如此，世尊在本經對於布施就說得很多，這是我們必須要知道的。布施的精義就是捨、就是放下。為什麼要放下？我們修行的目的不外乎是了生死脫輪迴。如果不是這個目的，不學佛也

可能達到。唯獨這個目的，不學佛，世間的學術、科技，乃至於宗教，沒有辦法達到，不能夠超越六道輪迴。我們的目的是要超越六道輪迴，就非學佛不可，要學佛想達到這個目標就非放下不可。所以底下說若不捨，則不能離此界。我們念佛，這個念佛堂法師也常常掛在口頭上，「放下身心世界，一心正念」，這才能成功。所以你的身心世界放不下，佛念得再多、念得再好都不能往生。為什麼不能往生？這個世間沒有捨掉。念佛這個法門都不例外，何況其他大乘法門？所以這捨就非常重要。而捨的功德利益實在說是無比的殊勝。為什麼還不肯捨？底下說出來了，眾生不肯捨，無觀照正智耳，他之不能放下，原因就是沒有看破，觀照正智是看破。所以這不開智慧不行，唯有智慧開了，宇宙人生的真相徹底明白，那自然就放下，不必要等別人勸告你，自動就放下了。為什麼？放下得大自在，放下才是真正的幸福圓滿，般若就是為我們開啟智慧。

「般若波羅蜜」，這句要用現代的話把它翻譯出來就是究竟圓滿的智慧，般若是智慧，波羅蜜是究竟圓滿的意思。「因位名圓滿之觀慧」，這因是在菩薩地位上，沒成佛，等覺菩薩都屬於因位，我們在修因的時候。也就是我們常講的看破，能夠看得破的一種智慧，這個智慧就是般若波羅蜜。「果位則般若即是波羅蜜」，你看般若、波羅蜜是兩個事情，到果上這二就沒有了，到果上所有一切法都變成一，這個道理要懂。為什麼都變成一？沒有分別、沒有執著了，所謂「萬法歸一」，萬法歸一就是證果，就成佛了。所以成佛的時候你的心地真實清淨，如如不動，於一切法沒有分別、沒有執著，這是心定在一，叫萬法歸一，般若就是波羅蜜，波羅蜜就是般若，不再是二。這與《壇經》裡面六祖能大師答覆印宗的話完全相應。印宗曾經問六祖，在黃梅五祖傳給你的法，說了些什麼？五祖平常教學是不是常常講禪定、解脫？而六祖答覆得很妙，就是禪

定、解脫是二法，佛法是不二法，二就不是佛法，歸一了。所以在果地上講，禪定就是解脫，解脫就是禪定，統統歸一。禪定解脫跟般若波羅蜜也都歸一，禪定就是般若，般若就是解脫，它全歸了一，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，他入這個境界，這是不可思議的境界。這在我們很難懂，但是那是事實真相。這是我們在經題裡面稍稍透出這點意思，後面經文有詳細的報告。

「金剛即喻此觀智」，就是觀照的智慧，這個智慧是從我們真心本性裡面流露出來的，比喻作金剛。金剛三個特性，「最堅」，堅固，不為其他所壞；「最利」，利是鋒利，能破一切法，所以能破煩惱無明；「最明」，明是講照見，世出世間過去、未來一切法，他一接觸就明瞭。「果位喻如來法身，金剛不壞身也」。我們在《無量壽經》裡面讀到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，阿彌陀佛的身是金剛不壞身，凡是生到西方極樂世界的眾生，每個人所得的身跟阿彌陀佛完全相同。所以生到西方世界個個都是金剛不壞身，這就是西方世界無比殊勝之處，十方世界諸佛剎土裡面沒有這個情形的，唯獨西方世界，只要生到那個地方都是金剛不壞身，相貌的圓滿跟阿彌陀佛完全相同，這是我們在四十八願裡面就見到。這個經題別題七個字就介紹到此地。

末後這個字叫通題，凡是佛所說的都稱之為經。「經：具貫攝常法四義」，實在講經這個字解釋很多，《大智度論》裡面說得非常的詳細，《華嚴經疏鈔》說了十個意思。通常我們避免繁瑣，講經總是愈簡單愈好，特別是現代人喜歡簡單明瞭，所以我們取其中四個意思。「常則三世不易」，這就是我們現代人所講的真理，所謂真理是永遠不變的，這個經就是真理，三世是過去、現在、未來，它所說的理論，所說的方法，經典當中所說的方法都是原則，原理原則永遠不會變的。但是那個做的方式是可以變，但是原則不能

變，這個必須要知道的。所以這是常，有常的意思。

「法則十界同遵」，法就是法則，它的原理原則是十法界這些修行人都必須要遵守的，沒有例外的。十法界裡面包括佛法界，這也是我們初學的人往往迷惑了，菩薩要修，佛還要修嗎？佛要看什麼佛，天台講四教，藏通別圓，就有四種佛，藏教佛、通教佛、別教佛、圓教佛，那個差別很大。不要說前面藏通的佛，就以別教的佛，要是在圓教，等於二行位的菩薩，十住、十行，等於第二行位的菩薩，所以他當然要修。唯有圓教的佛才是真正的佛，真的圓滿了。所以除圓教佛之外其他的佛都是菩薩。菩薩可以示現佛的身分教化眾生，像《普門品》裡面所說的，應以佛身而度者，菩薩就現佛身而為說法，這是諸位必須要曉得的。所以那樣的佛他也要修行，他也不能違背《金剛經》上所講的原理原則，他也要遵守。所以這是法。你看看藏通別佛都不能違背，都要遵守，我們不照這個方法行嗎？「又有徑義」，徑是路，「修行成佛之路徑」，這是凡夫修行成佛的一條道路，真正是成佛之道！

四個意思只講了兩個意思，貫攝就省略掉，文字上是省略了，我們在言語上還要把它補充起來。貫是貫穿的意思，從言語文字上來說就是章法結構有條不紊，這是貫的意思。愈是好的文章，這個貫愈容易看得清楚。所以佛經諸位曉得有科判，科判就是從頭一直到經的最後用表解都能夠把它貫穿起來，能夠看出它的章法結構，這好文章。從這個地方觀察文章好到什麼地步？不能加一個字，也不能少一個字，加一個字是累贅，可以把它切除；少一個字，它這個線就斷掉，上下就不能連貫，文章以這個為標準。我們要用這種標準來看，中國過去的古文有這個標準，古文確實用這個方法，佛家講的科判方法，你能夠去判攝，能夠看出這文章之美，章法結構的謹嚴。不像現在，現在報紙雜誌那個文章，刪掉幾句意思還沒變

，多加幾句也不要緊，也能講得通，這就不行。所以古人的文章做到真的叫你一個字不能加，一個字不能減，佛經是這樣的。

攝是攝受，攝受就好像磁鐵它有吸引力，它有這個力量，佛經有這個力量。世間的好文章也有這個力量，就是我們講的看了一遍還想看，它就有吸引力。看一遍之後不想再看，這個力量就沒有了，這攝之一字就沒有。可是攝受力量強弱不同，世界名著、好的小說，值得看十遍，但是二十遍絕對沒有興趣了，它的攝受能力只有這麼大。如果從前念書，《四書》來比比、古文來比比，這些文學作品比不上。《四書》、古文讀幾百遍還有味道，他從小學開始念，念到鬍鬚白了，他念得還是津津有味，那個攝受力量強。所以文章的價值要從這個地方看。佛經的攝受力量不可思議，從我們初發心，像我們學這部《金剛經》，我們這初學是從《金剛經》入手，一直到成佛《金剛經》味道還是那麼濃厚，這個攝受的能力是無有窮盡的。原因在哪裡？它從心性裡頭流出來的，心性不可思議，所以經義不可思議，道理在此地。我們現在接觸佛經，看個一遍不想再看第二遍，好像沒有這個能力，那什麼原因？根本沒懂，根本就不了解。如果你要是看懂了，愈看愈有味道，每念一遍都有新的意思，所以才喜歡念，才欲罷不能。如果只有一個意思，怎麼能念得下去？這是攝受的一種力量。

下面第二大段「顯體」，體是講的性質，這個體是講經之體，它不是講性體，也就是說這部經理論的依據，佛是根據什麼說出來的。如果我們知道佛說經典理論的根據，我們對他所說的才能產生堅定的信心，知道佛不是隨便說的，佛不是假設的，不是理想的，不是在那裡推斷的，因為那都未必真實。所以他要告訴我們，佛說經理論的依據。

「一切大乘經，皆以諸法實相為體」，這句話涵蓋了所有的大

乘佛法，佛這大乘佛法從哪裡說出來的？是諸法實相。這個沒有話說了。諸法是一切法，一切法的真相，真相是什麼佛就怎麼說。可見得這不是佛的理想，不是佛的學說，他只不過是把事實真相為我們說出而已。「佛四十九年所說，無非宇宙人生真相而已」，我們要明白這樁事情，你對於大乘佛法是非研究不可。為什麼？跟我們的關係太大了，它不是說別的，就說的宇宙人生的真相。人生就是自己本人，宇宙就是生活環境，你說這個多重要，還有哪樁事情比這樁事情更重要！佛法不能不學。學佛為什麼？認識自己，認識自己生活的環境，真正認識明瞭了，這個人就叫做佛，就叫做菩薩。對於你自己、對於你自己生活環境完全不了解，就叫做凡夫，凡夫在迷，迷的什麼？迷的自己，迷的你現前生活環境。這是說的總原則、總綱領。大乘經有很多，總的是諸法實相。別的，還有別義，一切大乘經裡面，所謂叫大同小異，在實相裡頭某一個部門特別發揮、特別詳細介紹。

「智者大師以若見諸相非相，即見如來為經體」。前面這第一段是所有一切大乘經，第二小段是專講《金剛般若波羅蜜經》。這個經的經體是什麼？這是諸法實相裡頭的別義，智者大師說的。智者大師有《金剛經》的註解，這是天台宗的大德，是為後人所尊敬的。到今天我們中國人對智者大師的恭敬不如日本人，日本人對於智者、善導奉之如佛，他們對這兩位大德非常尊敬。智者大師在他註子裡頭用本經的經文，「若見諸相非相，即見如來」，以這個為經體，就是這部經的理論、演說的根據，這句話我們留到後面經文再詳細的說。為什麼見到一切諸相非相就見如來了？見如來就是見本性，禪宗裡面講的明心見性。我們修行有沒有見性？如果《金剛經》的意思明白了，你自己就很清楚自己有沒有見性，就用這句經文，這就是個標準，來檢點自己。如果自己見到一切諸相非相，那

你就見性；如果你看到一切諸相還是相，你沒見性。《金剛經》雖然不長，只有五千八百多個字，字字句句都可以用來檢點自己的功夫，可以用它在日常生活當中做為觀照的根據。

「江味農居士以生實相為體」，「信心清淨，則生實相」，你看他們兩個人看法不太一樣。雖然不一樣，殊途同歸，到後來都歸在一個方向、歸在一個目標上，都是見性。實相就是真如本性，生實相。生實相就是實相現前，跟禪宗講的明心見性，說的言詞不一樣，意思、境界相同。

「實相即是非相，此中非字，是一切俱非，空、有、雙亦、雙非之諸相俱非，非亦不立」。這個字在《金剛經》裡面是非常的重要，我們對於這個字的含義先要搞清楚，到以後讀到經文就容易了解。這個非它真正的意思是心裡面沒有這個分別、沒有這種執著，這個叫非。不是說外面這一切境界相沒有，不是的，外面境界相都在，森羅萬象清清楚楚、了了分明。非是心裡面乾乾淨淨，就是一塵不染，我們大乘法裡頭常講「不落印象」。我們現在很糟糕的，見色聞聲就落個印象，印象是什麼？污染。天天接觸外面境界，印象不斷加深，所以印象很深，那個不得了，印象很深就是業障很深。諸佛菩薩他們高明之處，他不落印象，這是在一般大乘法裡面講的，特別是法相唯識，法相唯識，《金剛經》也沒有辦法離開它的原理，唯識家修行他的大原則，轉識成智。

識怎麼轉法？轉八識成四智。八識，阿賴耶識沒有法子轉，阿賴耶識在哪裡找也找不到，你怎麼轉法？前五識也沒有辦法轉，這八五叫果地上轉，你證了果自然就轉。所以在因地上修行就是六七，就是轉第六識成妙觀察智，轉第七識成平等性智，只要轉這兩個，那就附帶的都轉了。第六識的作用是什麼？是分別，第七識的作用是執著，《金剛經》教我們離分別執著，離分別就是轉第六識，

離執著就是轉第七識。般若跟法相講的名詞術語不一樣，還是一樁事情，我們見色聞聲不分別、不執著就轉過來，這是功夫。這不分別了，遇到張三不分別，張三、李四給混在一起，那還行嗎？這個世界秩序不就大亂了？在處事待人接物有分別、有執著，但是那個分別執著是假的不是真的，心裡頭確實沒有，事上有。事上是你分別，我依你的分別而分別，你叫這是卡片，我也說它是卡片，我沒有執著它是卡片，也沒有分別，你叫它，我隨你來叫，菩薩是這樣的。

菩薩心裡頭確實沒有分別、沒有執著，萬法平等，萬法一如，但是在事相上恆順眾生，隨喜功德。所以說「佛法不壞世間法」，你怎麼分別，我跟著你分別；你怎麼執著，我隨順你執著，那是隨順表面的，心裡面確實沒有分別，也沒有執著，非是這個意思。心裡頭真的沒有，事上是樣樣都不錯。所以無論對一切有、對空，或者是亦有亦空、非有非空，這四句就把所有一切法都包括盡了，到最後連非也不立，心才乾淨。心裡頭常想我一切都不分別，我一切都不執著，他有沒有分別？有分別，他有一個我一切都不分別、我一切都不執著，他執著這個，還是沒離開。真正離開得乾淨，那個分別執著的觀念都沒有。

「諸法實相，本來如是」，佛為什麼教我們這麼做？因為這就是一切法的真相。大乘法說得多、說得仔細。其實佛法沒到中國來之前，老子也有這個觀念，你看老子《道德經》一翻開頭兩句，「道可道，非常道；名可名，非常名」，跟這意思一樣。可見得老子心地很清淨，也是一塵不染，跟佛這個境界很接近，都是一法不立，本來如是。「真實如是，無以名之，強名實相耳」，所以把這個境界勉強給它建立一個名詞叫做實相。你可不能執著真的有個實相，那你又壞了，你又分別實相，又執著實相，這又錯了。佛的這些



名詞術語都是為了傳達這個意見，啟發你的智慧，而設立的一些工具，都不能把它當作真實的。從這個地方去領悟，領悟之後，「法尚應捨，何況非法」，你才能真正懂得諸法實相，這是真的認識自己，認識自己生活環境。

「離即不取之義，不取於相，如如不動。無以名之，強名曰生」。這接著生實相，生是什麼意思？這一小段就是解釋。佛在這個經上教我們要離一切相。離不是不要，不要也錯了，而且是大錯。為什麼？因為所有一切相都是自性變現出來的，相不要不是性也沒有了？哪有這個道理！有體一定有用，一定顯相，體相用是一而三，三而一，要緊的是你不能去執著，執著就錯了。我們在《華嚴經》上看到毘盧遮那佛依正莊嚴的果報，那世間帝王比不上；你們大家念《無量壽經》，看西方極樂世界眾寶莊嚴，那都是相，佛都在那裡享受，我們往生了也照樣享受。要緊的是心裡頭不要去執著它，不要去分別它、不要去執著它，就對了，性與相不礙事。《華嚴經》上講的理事無礙，性是理，相是事，不妨礙，事事無礙，這才是真正的大圓滿、大自在。凡夫為什麼有這麼多的障礙？障礙都是起源於分別執著，一念分別慢慢擴展就變成所知障，執著這再一增長就變成煩惱障。所以如果你一切不分別，你一切都明瞭，智慧現前；你一切都不執著，你什麼煩惱都沒有了，這煩惱斷掉了。所以要知道，無量無邊的煩惱都是從分別執著來的。

佛在這個經上就是教我們要離分別執著，離分別就是不取的意思，不取就是不著，不執著。不取於相，不是不要相，不是不用這個相，一樣的用它，心裡頭不執著，那就用得很舒服、用得很自在。如如不動，所以他心是清淨的，心是定的，不被外面境界所轉。這種境界無以名之，沒有法子叫它，就給它起個名字叫生，生實相。可見得生是這個意思，生是不取於相，如如不動，這叫生。也就

是實相現前，般若智慧現前，你心清淨的時候，清淨心起作用就是智慧。正如惠能大師在黃梅第一次見五祖，他說了一句話，很值得我們警惕的，他跟五祖說，他說弟子心中常生智慧。這個了不起！我們今天是弟子心中常生煩惱，我們生煩惱，他生智慧。這就說明他對於一切法能夠放得下，沒有分別執著，所以常生智慧，六根接觸六塵境界生智慧。我們是六根接觸六塵境界生煩惱，順著自己意思就起貪愛，煩惱現前；不順自己意思就瞋恚，貪瞋痴慢就生起來，生這個東西。人家生智慧，生智慧就生清淨心、生明瞭心，一切都明瞭。

「文字詮此實相」，文字是經典，經典的內容就說明這個真相。「觀照、觀此實相」，觀照就是生活，大乘佛法用一個觀做代表，用這個字做代表。觀照就是觀察的意思，也就是我們六根接觸六塵境界就叫觀。所以這觀不一定是用在眼根上，耳聽也叫觀，身體接觸，乃至於意所思想，都叫做觀。照是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觀照功夫怎麼用？就是前面這兩句，「不取於相，如如不動」，那叫觀照，那叫自性起用。我們眼看外面看得清清楚楚，不分別也清清楚楚，就是要保持永遠不分別，別人來問，隨他的分別而分別。人家沒有問的時候根本沒有分別，問的時候也沒有分別，這樣我們的生活有體有用，活活潑潑，這得大自在，真正解脫，沒有煩惱、沒有憂慮、沒有牽掛，這叫用功。這都是從原理原則上說，它包括了八萬四千法門，包括了無量法門。

我們在一切法門裡面，所選擇的是持名念佛，我們採取這個法門。念佛的時候要知道萬緣放下，一天到晚心裡面只有一句阿彌陀佛，除一句阿彌陀佛之外，那個心乾乾淨淨，一塵不染。在日常當中穿衣吃飯、工作、處事待人接物，樣樣都做得很美滿，樣樣都做得非常好，給一般人做個好榜樣。他為什麼做得比別人好？他心清

淨，他生智慧；人家心不清淨，生煩惱，他當然就做不好了。心清淨，精神飽滿，他不疲不厭；心不清淨，有煩惱，那個身體很容易疲倦。自然就比別人做得好了，這叫觀照。所以觀照是生活，諸佛菩薩的生活。觀此實相，我們的生活跟宇宙人生的真相完全相應，我們生活是在實相當中。一切眾生迷惑顛倒，生活在虛妄之中，那不能比，一個生活將來成佛，一個生活搞六道輪迴，哪裡會相同？

「實相般若，則圓滿顯現」，顯現什麼？顯現在自己日常生活當中。「到彼岸矣」，這個到彼岸是生死了了，生死沒有了，輪迴沒有了，生死沒有了，這就到彼岸。實相般若，真心、真如本性，顯露出來了，這就是到彼岸了。

「本經之文字般若、觀照般若喻如金剛者」，這經題上的「金剛」，特別比喻這部經典，經典是文字，依照這經典的理論方法修行的人，那就是觀照。我們念佛也必須要用這個功夫，我們才能夠念到功夫成片、一心不亂，用這個功夫來念佛的話，一定可以得到的。這是把它比喻作金剛。「以其能離一切諸相」，這個道理明白了，事實真相搞清楚，你自然就很願意離開，很願意捨棄。這一捨棄，一身的輕鬆愉快，一絲毫的負擔都沒有了，那是真的快樂、真的自在，以其能離一切諸相。「除我見，斷煩惱，生實相」，這是說明這部經典的功德，這個經典確實能夠幫助我們，幫助我們看破，幫助我們放下，幫助我們減少煩惱，而明瞭自己跟自己生活的真相。佛是根據這些理論事實所說的這部經，所以你要是了解，你對這個經典就生歡喜心，你也就能信得過，他不是隨便說的。

下面一段「明宗」，明宗是教給我們修行的方法。經體雖然明白了，經體重要，是我們想得到的，怎麼得到？一定要有方法。所以說「宗者修也」，修是修正的意思，因為我們生活犯的錯誤太多了，要把許多的錯誤修正過來，修是修正。錯誤的根源是在心，大

乘的修行叫從根本修，根本就是心地，把心地裡面錯誤的想法、看法修正過來，想法、看法修正了，你的做法、講法自然就正。如果從枝葉上下手，從做法上、從說法上，你的心裡頭未必真正能夠離開一切虛妄，那還是不能成就。所以大乘跟小乘不一樣地方，大乘是從心地上下手。「經義之主體雖顯」，前面一段是顯這個經義的主體。「非修莫證。讀經聞法，必以如說修行為主」，如果我們不能依照經典的理論、方法來修行的話，行是行為，是錯誤的行為把它修正過來，不在這上用功，沒有法子，經上講的真實的境界你決定得不到。換句話說，你決定得不到像諸佛菩薩那樣幸福美滿的生活，你得不到。由此可知，修重要！

讀經聞法，讀經是講讀誦，聞法是聽經，必以如說修行為主，我讀經聞法目的是在此地；如果讀經聞法跟自己的行為脫了節，那個沒用處的。佛教我們修清淨心，我們偏偏在污染；佛教我們離一切相，我們偏偏執著一切相，這沒用處，你聽得再多、讀得再多也沒用處。我們常常看到古人所說的，「讀書千遍，其義自見」，現在人讀書萬遍那其義也不見，什麼原因？沒有如說修行。古人為什麼千遍其義自見？如說修行，他一千遍念下來心真的定了。我們今天念一萬遍還胡思亂想，那有什麼法子？名聞利養、是非人我不肯放下，堅固的執著，死了也忘不掉，你說這怎麼得了？這叫業障，這業障深重。佛菩薩勸我們，統統把它放下、把它丟掉，不要放在心上，心要清淨、心要平等、心要慈悲。

這就是為什麼現代人修學，講這個緣，現代人的緣比古時候要好，好得太多了。古人要得到一本經本不容易！雖然中國在宋以後，木刻版的印刷術已經發明，我們現在還可以看到很多木刻版的書，那流通的分量很少。不是像我們現在用機器印，一版就印幾千部、幾萬部，沒有。諸位現在要到大陸上去觀光，我建議你們到南京

去參觀金陵刻經處，金陵刻經處裡面還有一部分還是用老方法在木刻板上刷經。你看看他一張一張用毛邊紙在刷，一個人一天的工作，大概線裝書能夠刷三本到四本，那個出來的數量太少了。所以得到一本經書就真的是寶貝。

而大多數的人讀經，都是自己去抄，到寺廟，寺廟有藏經樓，就像圖書館一樣，在裡面借出來抄。借出來不能借離寺廟，不可以的，就在寺廟裡頭，借出來在裡面抄。現在我們這個方便太多，經本子比過去印刷、裝訂、版面那是美得太多了。從前人晚上念書有這一支蠟燭那就很了不起，哪有現在晚上燈光這麼明亮？我小時候念書，抗戰期間我們在貴州，那個時候晚上上自修，晚上有一個鐘點的自修，點什麼燈？桐油燈，一根燈草，那個燈光沒有這個蠟燭亮。所以現在物質享受是古人真的作夢都想不到。但是講到成就我們遠遠不如古人。古人這個艱難他珍貴、他珍惜，我們現在沒有放在眼裡，得來的太容易，沒有恭敬心，沒有真誠心，所以讀一千遍、一萬遍，妄想煩惱是愈念愈多，不像古人愈念念少了，沒有了，我們是愈念愈多。所以要懂得如說修行。

「修學唯以自悟心性為主」，這是很重要的。「不重經教，謂之宗下」，佛教的教學，禪宗跟其他宗派有很大的差別，這是禪宗的教學方式，它完全是以開悟，我們常講大徹大悟、明心見性，它以這個為主，所以對於經教它不重視。它不是不要經教，它的方法跟教下完全是顛倒的，先悟，開悟之後再讀經、再研究經教，那個的確進度非常快，絲毫障礙都沒有。我們以六祖惠能做例子，惠能大師開悟之後，他不認識字，他離開黃梅是二十四歲，他開悟是二十四歲，離開黃梅。一路上就避難。在廣東的北面曹侯村遇到無盡藏比丘尼，這位尼師一生讀《涅槃經》，受持《涅槃經》。《涅槃經》的分量很大，在中國有兩個譯本，一個譯本是三十六卷，一個

譯本是四十卷，所以分量相當大。六祖就跟她講解，無盡藏比丘尼把經文念出來，他就跟她講，他有這個能力，他講得不錯，能夠講到叫無盡藏比丘尼也開悟。這是個很明顯的例子，一悟這一切都悟了，別人念了幾十年不懂，他一聽就明瞭了，不需要讀。

法達禪師去見六祖，禮拜的時候頭沒有叩到地上，六祖看到了。拜了三拜起來，六祖問他，他說我看你禮拜頭沒有叩到地，你一定有值得驕傲的地方。現在人值得驕傲，頭不叩到地，傲慢，就問他，你有什麼值得驕傲的？他說出來了，他念《法華經》念了三千遍。《法華經》很長，一天念一遍，三千遍差不多十年。六祖就考他，結果考的，《法華經》說的什麼？不知道，念了十年不曉得，這個貢高我慢才降伏住，回頭來請教六祖。六祖說這個經我沒聽說過，你念給我聽。《法華經》二十八品，他念完第二品，「方便品」念完，六祖說好，不要念了，六祖講給他聽，他開悟了。二十八品聽兩品，全部都明瞭，重在悟心！所以禪宗是悟後起修，悟了以後看經的速度非常之快。我們這一部經看多少遍都不懂，他一部經不要看完，看前面幾句，那一部經就不要看，全都懂了。所以說一部《大藏經》，三個月看完了一點沒錯，我們覺得這就驚異得不得了！我們這一部《大藏經》一生都沒辦法，都搞不完，人家三個月全部通達，道理在此地。

所以修行、弘法都要著重在真修，著重在真正有悟處。有一些同修來問我講經，怎樣把經能講得好？經講好怎麼樣？搞名聞利養，欺騙眾生，造作一切罪業，那就錯了。這經真正講得好，不是從經典文字上學來的，從真正修行領悟出來的。你念佛念到一心不亂，你自然就講好了。六祖大師明心見性了，他也不認識字，也沒有念過書，也沒有跟任何人學過，你看他講得頭頭是道，他對於大乘佛法，無論哪一宗、哪一派的典籍他都懂，你們仔細看《壇經》就

知道了。法相唯識，這是我們感覺得最麻煩的一樁東西，你看六祖講八識講得多簡單，講得多清楚，一接觸就明瞭了。所以這樁事情要真幹，一點都不能摻假。世間法裡面摻假都做不好，表面上縱然你一生掩飾得很密，叫人家對你讚歎，沒有辦法瞞後人，在歷史上還是要被罵名的。世法尚且做不圓滿，何況佛法？你要想真正做到圓滿沒有第二個方法，真修、實幹，這才行。你們這些出家大眾要想弘法利生，把佛法講得好，叫人聽到生歡喜心，你要修真誠心、要修清淨心、要修平等心、要修大慈悲心，你只要有這四種心，不要老師，自然就通達。如果你沒有這四種心，佛來教你都枉然，都沒用處，不要說其他人，諸佛如來都幫不上忙。

「依文字，起觀照，證實相者，謂之教下」，禪宗以外要依靠經典，要依靠教科書，循序漸進，由淺而深，這就叫做教下。可是教下依照經典裡面理論方法要起觀照才行，要證實相才行；如果不能起觀照、不能契實相，沒用處。依文字起觀照、證實相就通了，世出世間法都通了。依文字起觀照，而沒有證實相，你也得受用，你也能講經，也可以講得很好，但是不圓滿，要證實相才講得圓滿。可見得要真功夫，不是真功夫沒有法子。講台上表演這些技巧佔的成分很少，當然學有好處，不學也不要緊、不重要，真正重要的就是修證，這才真正重要。「此佛家自稱宗教也」，這是我們學佛的同修必須要知道的，我們佛門稱宗教，跟世間所講的宗教意思完全不相同。我們稱宗教是因為我們佛法裡頭有宗門、有教下，宗門教下合起來叫宗教。所以跟一般世間人講宗教的意思不相同，這是必須要知道的。

「智者大師，以實相之慧，修無相之檀，為本經之宗」，這是講修行方法，提出《金剛般若》修行的總綱領，也就是修行指導的原則，以實相的智慧，修無相之檀，檀是布施，梵語是檀那，修無

相的布施。「江註以離一切相，修一切善，為本經依體起修之妙宗」。江註就是江味農居士的《講義》，江居士一生專攻《金剛經》，所以他的《講義》真的是集古今《金剛經》註解之大成。我們今天要想研究《金剛經》，從這一本《講義》就夠了，他專攻，有他獨到的心得，古人沒有發明之處他都說出來。他的看法也非常正確，離一切相，修一切善，其實跟智者大師意思相同，說法不一樣。江居士這個說法比較容易體會，智者大師這個講法比較深，其實是一個意思。實相，就是真實的智慧，是什麼？真實的智慧是離一切相，那是真智慧，一切都不分別、都不執著，這是真正的智慧。修無相之檀，檀是布施，雖修布施而不執著，這就叫無相之檀，確實這個經上佛是這樣教給我們的。而江居士講修一切善，從文字上來看我們很容易體會，比檀那的範圍就更廣。其實檀那的範圍也包括，剛才講布施包括六度，這個一切善，那六度都是善，這萬行也是善。為本經依體起修，前面所說的是體，體是依據的理論，是我們希望將來修得的目標，這個地方是講的方法。

「本經修宗，在無住二字。全經觀門、行門，盡在其中」。《金剛經》之難也難在此地，說《金剛經》容易也容易在此地。所以六祖聽五祖講《金剛經》，講到「應無所住，而生其心」，開悟了，這一開悟後頭不要講，後面全都明白了，再講那是浪費時間。應無所住就是離一切相，而生其心就是修一切善。全經的觀門，觀門就是我們對宇宙人生的看法、想法，行門是說法、做法，都離不開無住這個大原則，離不開無住這個大綱領。為什麼要無住？無住就是前面講的不取、不分別、不執著，就是這個意思。於一切法都不分別、都不執著，不但世間法不可以分別執著，佛法也不可以分別執著。為什麼？因為一切法都是因緣所生的，因緣所生法沒有自體，不是真實的。換句話說，它臨時現的幻相、現象，它不是真實的



，你分別執著它你錯誤，你錯了，你把它當真。

佛法也是因緣生的，眾生要沒有這些迷惑顛倒，佛還有什麼話好說？沒法好說了。像大夫給人看病，因為你有病，所以大夫才會開藥方；你身體很健康，大夫對你沒有地方用藥，沒有藥，健康的人哪裡有藥？有病的人才會。所以佛法是藥，藥從哪裡來的？藥是從病人來的。等到你明心見性，佛法也沒有了，藥也沒用處，也不叫做藥了。所以佛法也不能分別、也不能執著。這個經上佛特別說清楚，「法尚應捨，何況非法」，那個法就是佛所說的一切法，不能執著，也不能取、也不能著。你可以用它，你不可以取、不可以執著，這個時候一切法無住。

為什麼又叫你生心，又叫你修一切善？你要不修一切善，你不能明心見性。為什麼？因為清淨心中空有二邊都沒有。你一切都不住了，不住有，有沒有了，但是你墮在空裡頭，你再問問，你墮在空裡面。空也不行，空也不可以有。而生其心不住空、不著空，空有二邊都不著，生什麼心？生利益一切眾生之心，幫助一切眾生。雖幫助一切眾生而又不住，所以他空有二邊都不住，這是性德圓滿的現前，這才能夠明心見性，這才能得到真正的自在、圓滿。世間人很難體會這個道理，世間人想做一點什麼事情，都先要講求代價，我要得多少好處，對我沒有好處、沒有代價，我為什麼要去做？他是二邊都住，空也住、有也住，這二邊都住，所以他的果報是六道輪迴。佛菩薩的做法，二邊不住，他的果報是虛空法界，他所得到的享受是真的。我們所得到的享受是假的，就像作夢一樣，夢中的享受，那苦落得好冤枉。佛菩薩得的享受是真實的。這個必須在大乘經上細細去體會，然後我們才能夠領略到少許，對我們修學信心、願心才能夠增長，才能夠得到佛法修學真正的受用。

「大智度論云：般若要旨，在離一切法，即一切法」。離一切

法不著有，即一切法不著空，離一切法就是江居士講的離一切相，即一切法就是修一切善。所以佛法是活活潑潑的，佛法是積極不是消極，佛法是有真正的受用、真實的利益，世間什麼樣的利益都不能跟它相比。為什麼？世間所有一切的利益都是假的，都不是真實的。正如同這個經的末後以一首偈做總結，「一切有為法，如夢幻泡影」，三界六道是夢幻泡影，這都是為我們說出事實的真相。我們今天就講到此地。